



深度

评论

# 猝死的前总统，短命的穆兄会之春，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

随著穆尔西逝世，阿拉伯之春在埃及的遗绪也飘向虚空，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。

刘燕婷 | 2019-06-21



埃及前总统穆尔西（Mohamed Mursi）于2019年6月17日在出席庭审时昏迷，随后宣告不治。摄：Sean Gallup/Getty Images

埃及前总统穆尔西（Mohamed Mursi）17日在出席庭审时昏迷，随后宣告不治。由于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，谋杀、灭口等臆想在网路上不胫而走，埃及也进入最高警戒状态。

回顾穆尔西67年的人生，他是埃及首位民选的穆兄会总统，却执政不到一年就被军方政变下台；他的上位虽给穆兄会带来昙花一现的春风，却终究没能吹过军方这道玉门关。随着穆尔西逝世，阿拉伯之春在埃及的遗绪也飘向虚空，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。

## 穆兄会百转千回的权力之路

如今的穆斯林兄弟会（简称穆兄会）是股庞大的伊斯兰跨国势力，既受卡塔（卡达）与土耳其支持，更拥有无数产业与学校。但回到90年前的苏伊士运河畔，它还只是一位老师与六位工人的白日梦。

1928年，哈桑·班纳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工人们创立了穆兄会，起初他们只是以反英国殖民、促进伊斯兰信仰为口号，做些教育与社区卫生的慈善工作。而后随着组织不断茁壮，穆兄会快速政治化，讲道地点也从传统的清真寺移向开罗最时髦的咖啡馆，由反殖迈向反西化、反世俗化的道路，且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，吸引到大批农工阶级的支持，开始了武装斗争的路线，并逐渐扩及约旦、叙利亚、突尼西亚等地。



今天的穆斯林兄弟会是股庞大的伊斯兰跨国势力，既受卡塔尔与土耳其支持，更拥有无数产业与学校。摄：Khaled Desouki/AFP/Getty Images

二战爆发后，穆兄会的武装活动日趋剧烈，不仅在埃及夜总会纵火、更炸毁饭店与剧院，甚至暗杀政要；但以上种种都没能削弱其在民间的高人气，尤其是1948年以阿战争爆发后，穆兄会自组志愿军参战，俨然成了全民英雄。但这种失序的举动却令政府忍无可忍，终于下令取缔，穆兄会瞬间由万民爱戴跌落非法组织的泥淖中，干部纷纷入狱，所有活动也被查缉。但政府雷厉风行的结果，换来的却是更为频繁的喋血冲突，首先是一位参与穆兄会的兽医系学生暗杀了埃及总理，接着创党元老班纳也死于埃及秘密警察的枪下，双方陷入了血腥的暗杀循环。

而这样的混乱在国王倒台后也没能终止。1952年，埃及爆发了七月革命，代表泛阿拉伯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，埃及从此由君主走向共和。在此期间穆兄会大力支持自由军官组织，并期望革命结束后，能将埃及建设成一个实行伊斯兰法的国家，没想到军方却不愿意分享权力，于是双方在除掉共同敌人后，终于开始了政治内斗。1954年，纳赛尔（Nasir）总统以“穆兄会企图暗杀自己”为由，大肆扫荡，终于把穆兄会逼向山穷水尽的境地。

然而，战争总能成为穆兄会的救星。1967年埃及在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，而输掉战争这件事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远在战场伤亡之外。首先，纳赛尔的威望因此下降，许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于是放弃纳瑟主义，带枪投靠马列思想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也因而分裂成大马士革、巴格达两大派系，彼此敌视。

**泛阿拉伯主义的共产化加速了自身的衰退，各种过去被压迫的伊斯兰势力终于逮到机会，大肆抨击这些人背叛了穆罕默德的教诲、不配做穆斯林，穆兄会自然参与其中。**

其次，泛阿拉伯主义的共产化加速了自身的衰退，各种过去被压迫的伊斯兰势力终于逮到机会，大肆抨击这些人背叛了穆罕默德的教诲、不配做穆斯林，穆兄会自然参与其中；而中东有个国家一向视泛阿拉伯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仇敌，那就是沙地（沙乌地）阿拉伯。原因在于，泛阿拉伯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几乎全是推翻君主制、政变上台的军官，故被沙地视为君主制的天敌；而瓦哈比思想则容不下共产主义。因此趁着泛阿拉伯主义在1960年代末



的失势，穆兄会与沙地成了同仇敌忾的盟友，并藉泛伊斯兰化的主张，为自己挣得不少政治上的话语权，穆兄会就这么活了过来。

而除了整个中东的思潮转向外，埃及内政的变化也左右着穆兄会的命脉。纳赛尔总统在1970年猝逝，由副总统萨达特（Anwar Sadat）匆匆继位。然而纳赛尔虽打输了战争，却还是很受民众爱戴；反观萨达特，不仅根基未稳，也缺乏纳赛尔的强人魅力与威望，于是为保地为安稳，他便把军方在推翻国王时玩过的策略重新搬上台面——与穆兄会结盟。

萨达特上任后不久，便赦免某些流亡海外的穆兄会领袖，允许他们回国定居；而穆兄会虽仍是非法组织，活动空间却明显比过去多了许多，各种伊斯兰极端组织也搭上这波顺风车，开始活跃起来。萨达特这招挟外援以自重，既震慑了来自军方内部的挑战者，更为其在民间获取不少支持，只是某些极端穆斯林最终还是容不下他与以色列的戴维营协议，萨达特遂于1981年被暗杀，为伊斯兰势力所反噬。



萨达特上任后赦免一些流亡海外的穆兄会领袖，穆兄会虽仍是非法组织，活动空间却明显比过去多了许多，萨达特这招挟外援以自重，既震慑了来自军方内部的挑战者，更为其在民间获取不少支持。摄：Kevin Fleming/Corbis via Getty Images

而萨达特虽提早离开人世，但他建立的默许传统却被其后的穆巴拉克总统继承了下来。穆巴拉克在位期间严厉取缔伊斯兰极端组织，却没有特别打压穆兄会，等于是向对方递出了橄榄枝；而穆兄会的回报方式就是在1987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穆巴拉克的候选资格。只是这样的蜜月期终究还是不能长久。

穆兄会自萨达特默许活动以来，便积极渗透到埃及各组织中，从各大学学生会到工商界的同业公会，都有他们的人马，这本就让穆巴拉克忌惮不已；再加上其在各类救灾活动中的效率远胜政府，建立的慈善医院与社区服务网路又颇能收买民心，穆巴拉克终于在1992年开始了打压行动，只是这次收效却不比当年，穆兄会看似有所沉寂，却在选票上有了出其不意的进展。

在2000年的埃及国会选举中，穆兄会获得了17个席位；但到了2005年的国会选举，穆兄会却一举拿下88个席位，成为最大反对党。虽然他们尚未从非法地位中解禁，但每位候选人都相当聪明，他们通常不宣称自己是穆兄会提名出来的，而是会说一句暗语：

“伊斯兰是解药！”（Islam Is the Solution!）

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既让他们逃过政府的取缔，却又令选民一目了然。事实上穆兄会之所以能在埃及几次重生，甚至建立诸多海外据点，靠的不仅是政治伊斯兰这条主旋律，更重要的是它看准了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，从而提供了政治结盟的各类空间，故能延续自身生命；再加上穆兄会本身的基层组织灵活、动员力强、深入民间，故虽几经扫荡，仍是韧性顽强。

而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扩散，致使穆巴拉克政权垮台，这与其说是人民的胜利，不如说是军方对穆巴拉克的一次伪装型政变。穆兄会此次也是利用了执政当局的内部矛盾，既让自己成功合法化，还把候选人穆尔西送上了总统大位。

## 埃及军队的内部矛盾

而埃及军方内部的矛盾，还得由萨达特就职说起。由于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国王有功，因此自1952年埃及共和化以来，军方的政治地位便不同一般；历经四次中东战争的洗礼后，埃

及军队更从“共和国的缔造者”跃升为“埃及人民的守护者”。细数埃及历任总统，从纳赛尔到赛西，唯有穆尔西出身穆兄会，其余人等都是军事将领。

然而军队看似强大风光，却也是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纳赛尔在位期间，军方确实大权在握，完全凌驾于文官集团之上；然而萨达特就任后情势却起了变化。如前所述，萨达特的威望与实力不如纳瑟，无法平服军方内部所有派系，只好招揽外部势力来做自己的盟友，这里面既有穆兄会，也包括对军方不满已久的文官集团。



穆巴拉克53岁起接替萨达特成为总统，直到83岁时，因阿拉伯之春而下台，执政时间长达30年。摄：AFP/Getty Images



在安抚穆兄会上，萨达特采行了默许政策；而在拉拢文官集团上，萨达特则是暗中推动了军队的制度化，并将某些过往由军队垄断的权力下放给官僚，更引入多党制，好让各种敌对势力能相互牵制。而这样的趋势在穆巴拉克上台后更加强烈。

穆巴拉克虽是空军将领，但他与萨达特有个共同特征：两人都因总统意外过世，才由副总统匆匆扶正，因此上任后都面临军方内部其他派系的质疑与挑战。故萨达特与穆巴拉克的统治逻辑几乎相同，即两人为求自保，只能一面用各种方式来削弱军队实力，一面与其他势力结盟，来开拓新的支持群。

**总统与军队间从此有了种不成文的默契，即总统拥有政治话语权，军队则享受经济利益，彼此维持着某种恐怖平衡，直到接班人问题浮上台面。**

在萨达特任内，他以制度化的改革进程来牵制军队；穆巴拉克上任后，除了接续萨达特的路线外，也以经济利益安抚军队。首先，军队在军费预算与开支方面享有自主权，无需经过议会的审核与表决；此外，穆巴拉克也默许军队投资各行各业。据统计，埃及军方从事的经济活动至少为社会提供了十万个以上的工作机会。总统与军队间从此有了种不成文的默契，即总统拥有政治话语权，军队则享受经济利益，彼此维持着某种恐怖平衡，直到接班人问题浮上台面。

穆巴拉克与其他埃及前总统的差异在于：不论是纳赛尔还是萨达特，两人都死于任内，故尚不用烦恼培养接班人的问题。然而穆巴拉克53岁起接替萨达特成为总统，直到83岁因阿拉伯之春而下台，执政时间长达30年，期间穆巴拉克既没有明示的接班人选，也不设立副总统。因此他的年岁越大，各方势力便越发蠢蠢欲动，直到贾马勒（Gamal）踏入政坛。

贾马勒是穆巴拉克的儿子，本在金融证券界服务，后于2000年担任执政党的秘书长，并逐渐结合企业家、银行家与制造商，形成了所谓“新卫士”（New Guard）同盟，同时收拢了父亲在情报系统与警界的私人势力，成了埃及政坛的新寡头。穆巴拉克虽没说破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是在替儿子铺一条埃及总统的接班之路。



2004年开始，新卫士集团参与了一连串埃及的私有化行动，截至2011年为止，314所国有企业中的190所被与新卫士集团关系密切的私人财团收购，但前者一直是军方的重要势力范围，而在这波私有化过程中，军方顿失臂膀又没能分配到令人满意的利益补偿，自是十分不满。随着双方的嫌隙与矛盾日渐扩大，统治集团也分裂成新卫士与军队两大阵营，军方将领内心早已警觉：一旦贾马勒真的克绍箕裘，军方在经济领域的大好江山势必要被吞噬殆尽。

打从埃及共和国肇建以来，军方的权力便不断下降，从而引起统治集团的各种内部矛盾。最终穆巴拉克的接班计划搅乱了恐怖平衡，让军队在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关键点上，抛下穆巴拉克这颗弃子，并用了当年推翻国王的老方法——默许穆兄会的壮大，好共同逼退这位现代法老。



阿拉伯之春令穆巴拉克倒台，军队重新掌权，穆兄会合法化，国内普天同庆，但这种虚幻的假象很快便被现实敲个粉碎。摄：Peter Macdiarmid/Getty Images

## 当阿拉伯之春成了契机

对穆兄会与军方来说，阿拉伯之春都是百年难逢的天赐良机。穆兄会自1928年以来，便致力于要将埃及改造成一个反西化的伊斯兰国家，只因政府打压，所以始终未能如愿；军队则不甘政经大权旁落，更厌恶穆巴拉克把国家玩成了“家天下”，打破历任总统皆出身军方的惯例，因而不认同贾马勒的正当性，处心积虑要防止接班计划成真。

既然双方都有调整权力结构的需求，那么革命发生时，自然是一拍即合。当穆巴拉克要求军队镇压抗议群众时，军队看准了政府的脆弱性，巴不得总统立刻下台，因而喊出：“我们与群众站在一起！”等口号，表面上看似拥抱民主，骨子里却尽是对权力的渴望；而穆兄会则透过清真寺系统，动员了大批群众上街，又为许多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，成功演绎了何谓革命形像经营。

埃及似乎充满了生机与希望。但这种虚幻的假象很快便被现实敲个粉碎。

于是阿拉伯之春来了，穆巴拉克倒台，军队重新掌权，穆兄会合法化，国内普天同庆，埃及似乎充满了生机与希望。但这种虚幻的假象很快便被现实敲个粉碎。2012年，埃及举行革命后的首次总统大选，结果出来后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：军方推出的候选人最终败北，输给了穆兄会出身的候选人穆尔西。

这样的结局或许符合穆兄会的估测，却完全不在军方可接受的结果范围内。在他们看来，总统大选可以是种仪式，却不能是真正决定政治人物去留的方法；穆兄会心中想的，大概也相差无几。穆兄会拥有民间高人气，军方则是埃及总统的摇篮，双方都假定这次自己一定能当选，当选之后不仅能实现组织/集团的政治目标，还能跟前人一样持续连任。可惜当两方相争，就注定会有人失望。

穆尔西的上台象征埃及穆兄会的全面复苏，其不仅大量调动军队内部人事，更准备起草新宪法，将穆兄会理念写入其中。可惜千言万语终究不敌军队的机枪坦克，穆尔西仅执政一年便被不甘失势的军方政变下台，锒铛入狱。在间谍、叛国、越狱等罪名下，穆尔西年复

一年地接受审判，穆兄会也面临更严重的打压，曾经合法的雀跃，只能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直至穆尔西死亡，埃及的经济仍未能自革命的震荡中复原，但塞西政府代表的军方势力仍掌控着埃及政局。人们似乎很容易对所谓民主化运动感到兴奋，进而拍手叫好、摇旗呐喊，赋予其瑰丽壮阔的革命之名；但综观中东，在阿拉伯之春中政权更迭的国家，除突尼西亚勉强合格外，没有一国步上民主化的进程，充其量只是经历了一场内部政变，换上另一个独裁者，或干脆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的混沌。所谓春天，似乎从未来过。

而在埃及，阿拉伯之春既遂了军方推翻穆巴拉克的心愿，也赐了穆兄会一场久违的春天，只是这片烂漫春光似乎来得快、去得也快。随着穆尔西逝去，穆兄会势必又要过上一阵寒冬，然而历史总能不断循环，只要政治伊斯兰的潮流不退、埃及军方内部矛盾未除，穆兄会的卷土重来，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

（刘燕婷，《中东研究通讯》专栏主笔，习阿拉伯文与科普特文）

伊斯兰      阿拉伯之春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，创回归后历史新高
2. 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
3. 【616遊行全紀錄】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，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
4. 香港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
5. 从哽咽到谴责，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
6. 李立峰：逃犯条例修订，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？
7. 零工会神话的“破灭”：从华航到长荣，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
8. 读者来函：望当局能知《逃犯条例》进退——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
9. 盾牌、警棍、催泪弹，19岁少年在612现场
10. 联署风暴、素人街站、组队游行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？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，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
2. 猝死的前总统，短命的穆兄会之春，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
3. 白信：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
4. 孔杰荣：香港“暂缓”修订逃犯条例，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
5. 叶健民：香港人小胜一场，但未来挑战更艰难
6. 催泪弹进化史：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，谁是数钱的大赢家？
7. 橡胶子弹、催泪弹和胡椒球，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
8. 林家兴：韩流涌入，“菁英蓝”vs“草根蓝”鸿沟愈来愈深



9. 叶荫聪：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

10. 互联网裁员潮，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陈婉容：突尼西亚与埃及为何命运迥异？

四方会谈纵有瑕疵，仍然是后革命公民社会自发对话的一个成功案例，值得利比亚、叙利亚、埃及、伊拉克、也门等国家借镜。

### 埃及革命5周年：推翻独裁政权，却换来铁腕政府？

### 张育轩：稳定大于一切？新埃及废墟上的旧埃及

塞西不是没有真的挑战者。在选举期间有几个人表达参选意愿，但是都被不同方式逼退……

### 何伟：难民与小偷——一位埃及同志的出逃记

90年代，甚至没有合适的词汇来称呼同性恋者。Manu的伴侣因罪恶感太深，会将言行暴力发泄在他身上，“他们爱我也关心我，但内心深处的某种观念，又让他们恨我。”

### 刚结束1989体制的苏丹，能否避免阿拉伯之春的悲剧？

三十年后，苏丹人又走向街头，又结束了一个强人时代。可接下来怎么办？